

三怡堂叢書

師竹堂尺牘

五十

三石齋集

卷之四

七

龍潭精舍藏刻之三

師竹堂尺牘

大梁許鈞題



師竹堂尺牘序

曩得邑人王胤昌師竹堂集鈔本與黃小宋觀察陳雨人
侍御謀鐫板值國變未果顧以原本稍有殘闕爲憾乙卯
從事中州文獻於厥肆得見師竹堂全集刻本以索值甚
昂屬李敏修主政爲張馨菴先生購之從其借觀而是書
遂成全璧逾年歸里復向兩人申前議時兩人新授實業
廳長而予亦與纂邑志兩人倡捐銀幣百元屬卽開版已
雇手民來申因事中止時爲耿耿今擬刊信陽叢書師竹
詩選入信陽詩鈔文亦選入信陽文鈔而師竹尺牘尤佳
應刻單行本以公同好嗟夫文章末技耳而尺牘又文章

之末技耳然昭明文選不遺蘇李諸書正以精氣煥發不可磨滅讀之令人感奮固天下之至文也後人無此學識率以尺牘爲尋常應世文字滿紙寒暄品斯下矣師竹生大復後詩雖稍遜而文似出大復上革除附錄一疏當時已爭頌不朽今試取尺牘讀之其感發人心自有不可泯沒者予生平酷嗜師竹文而尺牘尤所樂誦特於全集中錄而出之讀者當不嗤爲阿好也庚申十一月劉海涵識

師竹堂尺牘目錄

上卷

上郡守徐公二首

救張江陵仲子上申許王三相公

與大梁道劉公

與撫院衷洪溪

與賑院鍾公

與衷中丞

上史府尊

與王春陵大司馬

與洪肖泉年丈

與撫院衷洪溪

與沈龍江宗伯

與王鳳洲十三首

與王麟洲三首

答王元馭宮詹二首

上王荆石相公

答荆石相公二首

答王龍漚大叅

上亢水陽宗師

下卷

與史惺堂太守

答張岵嶽中丞四首

與曾子澄將軍二首

與福州李司理

與李遵石

答李本寧太史二

與張陽和三首

與皇甫百泉

與畢松坡大司農

與王百穀

與王育泉

與馮文廣年丈

答李少庄太史

與王鑑川大司馬

與周樂軒年丈

與陳光州雲浦

與陳侍御

與熊陸海館丈

與周中丞

與張玻頤太守

與徐孺東年丈

與羅山劉龍翁太守

與楊少江游擊

與田子藝

與西亭宗正

與孟豐麓中丞

與李霖寰

答龍貞伯二首

與張周田中丞

與趙儕鶴司理

答某中丞

與某掌科

答趙定宇

與曹近陽年丈

與唐凝菴

答劉復齋館丈

與吳復菴

與戚南塘

與王四槐年丈

答范鴻泉

答周新銘

答王太初朗陵令

與陳芝田年丈

與趙見田年丈

答何錫川

與畢鍾雲

與闔州士夫辭奠

與張伯起

與張勿于

與馮開之

答于穀峯太史

與鄧定宇年兄

與蹇理菴憲副

爲諸生求解兩院

答季太承

晉書

師竹堂尺牘吐卷

信陽王祖嫡胤昌著

上郡守徐公書

某不佞嘗讀史至公子虛左以待侯生王生結轡以辱廷尉輒廢書太息兩高之願此道寥寥來代罕覩毋亦以驕貴日熾故高尚之士感而愈疏趨附日盛故折節之禮懲而概廢此所謂兩失者也然上之失十二三下之失十八九何也下賢美名也盛事也非倨傲侮嫚之甚孰不慕延接而喜游揚哉躡屣擔簦憑軾結鞞皆有干於世者也而尤可怪者山人夫山人也者隱於深山無用文之者也今

矢志辟咎挾筴餬口之流概稱曰山人人亦曰山人揮麈
談詩捫蝨抗禮揣度上意因緣爲奸利退或大言時政詬
訕要津陽示韞直陰持短長一遭驅逐亡命乞憐事已復
集都下以此敗者多矣夫士誠自重寧掩榮名苟不見知
天地至大焉往弗適何至懷刺伏謁向輿人閭吏罄折耶
某申之鄙人竊伏瀕濱聞徐先生子興久矣無論厯下吳
門並馳競秀而坦夷清粹海內人士咸切登龍之念茲幸
縮符出守作我邦伯徐榻不懸鄭館益闕昨者行部敝州
復先枉駕鄙人不敢見又不謝豈故偃蹇自高如前所云
侯王二生成公子廷尉名耶私憤上愈尊士愈賤僮僕公

門先取厥意極意趨承徒博一笑不且目攝之矣雖明公
冲懷雅量萬萬無此而白崖屈郡守之尊黃堂有不謝之
客聊爲寒士解嘲耳乃明公弗訝惓惓注念過爲獎與缺
然久不報是執匹夫之小節忘國士之大遇稍慕俠者且
弗忍矧鄙人讀書粗知嚮往者哉竊又聞之馮驩賤士也
而田文禮之爲上客劇孟博徒也而條侯獲之如敵國知
其有所贊助也鄙人自度無寸長卽伏謁臺下終無裨益
謹以所撰烈婦傳呈覽夫是傳也紀匹婦事爾奚關政務
而以獻左右哉良吏之職莫先於燭奸雪枉良吏之筆莫
要於闡幽植教斯二者皆明公所優者也烈婦之行甚奇

烈婦之節甚著而其事不久人所甚諱明公一閱致慎將來憤掩捕之倖功則毋憚詳覈之煩痛愚氓之冤死則毋拘已成之獄多方物色務得其姓名大書表揚永風乎澆薄亦長吏之美談藝林之盛事也若夫投贄郡庭移席別墅逞非馬之雄辨鬻雕蟲之末技或稱頌德政逢迎意指妄附名流甘爲狎客甚者藉聲勢以驕人假請託而媒利豈惟明公賤之遠之鄙人卽老死巖穴不爲也

又

僕辱門下知愛感結於衷深矣癸亥春遇公淮水舟中款語未幾而柁師理楫津吏促旋南北帆飛心目俱斷繼覩

仕籍知公秉憲湖藩欲揚舲訪於黃鶴樓之上竟以先君
舊牘奔走辯理殫瘁心膂數載始白小兒延世年甫三齡
祿優四品國恩獨渥家難稍平人間之事復奚所覲惟時
時坐賢首之高峰步龍旋之巨壑歌公佳句暢我幽懷耳
昨歲計偕柅車釋笈進取念灰第老母巖迫北上久病荒
業不謂錄之主司激感知已不敢忘所自也麋鹿之性日
逐馬塵薜蘿之衣驟易官服豈所宜哉私心欲夏間陳情
乞歸惟門下有以教之耳丁卯優給小兒會鳳洲公兄弟
於都門郊寺戊辰春試川樓公忘年定交曩呈烈婦事俱
有譔紀爛然成帙矣路遠無由再祈大筆爲恨冗極發噉

徹夜弗寧做鄉馬生屬役門下敬託候私南望滇雲不勝
瞻戀

救張江陵仲子上申許王三相公書

某不佞偶有感觸輒敢昧死陳於師相之前幸亮察焉故
相江陵老師嚴重峻厲某雖出門下未嘗敢一私謁卽諸
郎貴介自負亦未嘗面交一談私投一刺也老師奪情在
丁丑之冬某歸省在是歲七月其上疏與愆愆諸臣得罪
始末俱所不知雖傳之邸報聞之人言亦大略耳固已不
勝憤恨以爲老師得君如此其專毅然以古名臣曰任危
機彰灼懵然弗悟猶曰智昏也至於衰墨視事杖戍忠謹